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

第三回 荀庶常再婚貝氏 貝小姐初拒新郎

話說北山回到家中，見了嫂嫂，說些在北京時的情形。嫂嫂道：「你鄉會試兩次報到，我歡喜得什麼似的。可憐家中飯米也沒有，我娘家的人又死盡了，只好問你堂房施利哥去借，又請來照顧一切。親友們多來道賀，送分子，忙了好些時候。你今日歸來，正好出去見見他們。現在你是大人老爺了，須要擺些架子，顯示見得與尋常人不同。」北山應了，將京中帶出儀膳用剩的三百七八十塊洋錢，交給了嫂嫂。嫂嫂從沒有看見這許多亮光光面團團的新制龍圖，笑得嘴合不攏來。那時鎮上的董事老爺，荀家的親友們，知道新翰林回來了，也有穿著衣冠的，也有便衣的，都來賀喜，聚了一屋子的人。董事譚老爺先說道：「北山年少時，我見他相貌不凡，知道必發的，現在果然應了我的嘴，前程實未可量呢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從人撇屁捧臀，同聲附和了一回。譚老爺道：「北山甚是寒儉，但現在場面上也是要緊，如有費用，敝處還可幫忙。晚上略備園蔬，請北山兄過去便飯。」那時，北山在京中應酬慣了，自然不拘拘束束的，就答應了。

譚老爺回去，喚廚房備了幾樣菜。北山來了，二人對酌。

譚老爺喝一回酒，捋了兩捋鬚鬚，對北山微笑道：「北山兄，我與你一個人似的，說話不怕你怪。我聽見城裡幾位老先生說，當翰林衙門，須要考了差，或者開了坊，才可以得志。不然，就是一苦京官罷了。那十餘年在京的費用，倒不省呢！你要想法兒才好。」北山答應不出來。譚老爺又道：「我教你一個法兒，在本鄉包倉米，管閒事，可以弄錢的。你如肯出面，我與你做牽線。」北山聽不明白，道：「什麼叫包倉米，管閒事？」譚老爺道：「你小時候就進京，怪不得你，故鄉的時事，一樣不懂。我告訴你吧，中了舉人，自己的錢糧，可以不完。

自己如沒有田產，親友們及一切不干涉的人，只要將田過了你的戶，你在衙門裡招呼一聲，也只要完二成好了。只要戶頭多，一千八百塊錢，算不得什麼。這不是白用他的麼。這就叫做包倉米。譬如人家有詞訟，請你到衙門裡去說情，你只要看哪一邊送的禮物多，就幫哪一邊。那縣官兒對翰林先生說的話，比爺娘還靈，沒有不依的。你不看城中幾個紳士麼，都是靠這兩樣做金飯碗的。這是官面的弄錢。還有那不官面的。」

北山問道：「不官面的是什麼？」譚老爺道：「就是聚賭抽頭。」

北山又問，譚老爺回道：「譬如你做了東家，約了許多賭鬼，或搖寶，或牌九，看押主的多少，每擋抽幾塊錢，這是下等的弄錢法兒。尋常人做了，衙門裡要訪拿的。有些功名，就不敢捉了。你看徐市蘇家尖，不是長有幾個紳士在那裡聚賭麼。」

北山方曉得天下還有這些事情，心中決斷不來，嘴裡不做聲。

譚老爺道：「我要問你一句話：聽見你對的那一家親，未過門，那位小姐死了，現在想還沒有定吧？我有一個表妹，給你做媒，好不好？」北山聽了剛才一席話，心裡早不耐煩，又聽他說起親事，心裡竟十分不快。看官你道，前回北山聽見給他對親，他就喜歡得手舞足蹈。為何這次聽見譚老爺給他做媒，心中就不快活呢？這有個道理。原來北山聽了周升說的，點了翰林，是要娶大富大貴人家的小姐。心裡時常記了這句話。譚老爺的表妹，既不是世家，又不是富翁，且北山幼時曾見過的，相貌又生得平常，你道他願意麼？北山一時心中發躁起來，忙說要回去。譚老爺留不住，送出了門，還說道：「明日奉屈再來晤談，還有許多事要奉托呢。」

北山也不答應，一直回家，嘴裡不住的說：「可笑！可笑！」嫂嫂也不知他為什麼事煩惱，只見此日一早就叫船進城去了。譚老爺倒備了午飯，自己過去請。走到荀家門口，只見荀施利在外站著，見譚老爺到，忙施禮道：「老爺過來什麼事？」譚老爺道：「我來看北山。」施利道：「我昨日到人家吃酒醉了，不能回來。今日一早趕過來，哪知道他已進城去了。」

譚老爺知道北山事忙，卻不覺他為聽了昨日的話，心裡不舒服，只好回去了。

且說北山進城，到仲玉家，仲玉留他住在書房裡。那時常、昭兩縣尊及眾鄉紳都知道了，紛紛來拜。一日，有一個孝廉，姓甄，單名標，號君才，借虛廓園設席請北山。這個虛廓園，是賈家的別墅。園內三分水，兩分花木，台榭數處，幽雅異常。那日設席就在凌波榭內，請的陪客是：莊仲玉內閣，齊燕樓太史，呆瓊秋孝廉。高朋滿座，談一會中東的時事，偶然提起韓稚芬，甄君才驀地稱起一件事來，問北山道：「舍親貝季瑰太史，足下想知道的。」北山道：「不是寫得一手好字的季瑰先生麼？怎麼不知。」君才道：「他的愛珠，今年方二十一歲。才貌俱全，尚未許字。足下倘意訂絲羅，弟當效力執柯。」

北山聽了，知道貝家是蘇州城內有名的巨紳，如何不願呢，起身謝過，且說費心。君才應了。過數日，叫船到蘇州，進城停泊在桃花塢內。原來貝季瑰是戊子的舉人，己丑的進士，點了翰林，考差放了一個浙江主考。只是為人太愛錢，家裡雖有十數萬家私，還不滿意。在主考任上，為一件事壞了名聲，恐被御史參革，回到家裡，足不出戶。這日見了君才，君才即將姻事說了。

看官曉得做媒的長伎。譬如這樣有四五分，就要說到十分的。當時君才講起北山如何有才略，如何好品貌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季瑰雖是心許，遲疑不答。原來季瑰有懼內的毛病。那件事，夫人心裡如要的，不由季瑰不依。若季瑰要做的事，夫人不答應，那就一世不成功的了。況且這是兒女的婚姻大事，自己更難做主。停一回就進內，將君才一席話告訴夫人。夫人道：「他是翰林，不怕他不得法。但恐怕相貌不好，不配我的女兒。你還要細細打聽，不要像你這副嘴臉，就夠我一世受用的了。」季瑰忙陪笑道：「相貌說是好的，夫人放心。象我這般丑臉，天下原是少見的，只好下一次輪回，投著一個俊俏的後生，報答夫人吧。」夫人啐了一聲，丫環們都笑了。夫人又道：「隨你主意吧。但尋了一個丑女婿，我不依你的，你仔細著。」

季瑰應了出來，又盤問了君才一會。君才又細說了一回，說得千妥萬當，季瑰就答應了。君才請了貝小姐的年庚八字，帶回常熟，請吳瓊秋做了男媒，將北山庚年八字，兩交換了，送至荀、貝兩家。配定，即擇次年正月十八日成親。北山仍住仲玉家過了年，到正月十六日，叫了一隻大船，同吳瓊秋、甄君才到蘇州，泊太子碼頭。君才、瓊秋先將聘禮白銀二百兩，及向仲玉家借的金銀珠翠手飾裝蟒刻絲綢緞羅衣服等，又備的八色盤禮，共十餘擔送去。那時貝家張燈結綵，先請了二位媒人。到十八日午時，貝家準備了十數對銜牌，二十多對官銜明角燈，全副執事，一班小堂名，四對紗燈，一乘四人大轎到碼頭上來接。前面二頂媒轎，君才、瓊秋坐了。後面四隻跟馬，即時請新貴人上轎。大吹大擂，進了閨門。到桃花塢貝家門口，送了幾封開門錢。只見重門洞開，裡面一派樂聲，迎了出來。外面升了三個炮，媒人先下轎進去。貝太史金頂貂套，朝珠緞靴，迎了出來，行了一個禮。又是一班小堂名，四對紗燈，請新貴人出轎。北山貂套蟒袍，金頂朝珠，簪花披紅，一逕進內。到了大廳，先行過奠雁禮，拜見丈人。獻過了三套茶，擺上酒席，共十數桌。貝太史奉新婿正面一桌坐下，又奉了兩媒人及眾客人入席，北山亦回奉了。堂下奏著細樂，北山偷眼看時，見簇新一座大廳，金碧輝煌，燈彩奪目。北山下來告過丈人的席，又同媒人行了禮，入席坐了。一回席終，贊禮的報吉時已到，請新貴人花燭合巹。兩媒人掌了花燭，送北山進新房。廳上眾客飲酒聽唱，直鬧到晚不表。

且說北山那一晚上到新房，見貝小姐已更便衣，穿著一件狐皮緞緊身，正在卸妝，真的人如玉立，貌比花妍，心中喜歡極了，不覺將從前的呆態齊露出來。不管眾丫環在旁，就瞅了兩隻眼，走近貝小姐看了又看，哈哈大笑了一回。眾丫環詫異。那貝小姐先時偷觀北山幾眼，見他身材短小，面目可憎，心中十分惱恨。又見他那麼樣子，急得要哭出來。匆匆的卸了妝，叫丫環扶著，走出新房，到裡面樓上，進老夫人房中。夫人見女兒進來，含著一泡眼淚，忙問道：「你為何這個樣子？」

小姐道：「不好了。」夫人大驚道：「什麼？什麼？」小姐道：「爺媽不打聽仔細，招了一個瘋子來了。」夫人嚇了一跳，道：「那個人相貌不好罷了，怎麼又是個瘋子呢？」小姐將剛才的樣子，述了一遍。夫人大惱，喚丫環去請老爺進來。貝太史送客散了，正要回房，見丫環來喚，慌忙趕進內房。夫人拍案道：「你誤了吾的女兒終身，吾的老命也不要了。」帶哭帶

罵，鬧了一會，攆出房外，不許進來。北山在新房裡，見貝小姐走了進去，恨不得拉住她。等一回，忽聽裡面的哭聲帶罵，只遠遠的聽不清楚。隨見季瑰出來，過新房門口，見北山也不睬，吩咐將被褥鋪在書房裡，即去睡了。北山又等了一回，按耐不住，喚一個小丫環去請小姐。小丫環走進裡面，只見老夫人房已閉，不敢敲門，就走出來要回覆北山，又想道：「新姑爺是個瘋子，吾去回他什麼。」這麼一想，就怕起來，回到自己房裡去睡了。北山等小丫環不來，自己又不敢進去，只好獨自一人，呆坐在房裡。那新房真是鋪得錦團繡簇，桌上陳設的玉豔珠輝，北山大半是沒見過的。踱來踱去，瞧東望西，自己趴到牀上，將大紅大綠的湖縐被，繡花嵌鑽的和合枕，撫弄一會。

那時桌上的西洋鐘噹噹打了二下，只是不見新人來。北山下牀，走出新房，向裡面偷觀，見重門已閉，鴉雀無聲，便仍回進新房，心中似熱石頭上的螞蟻一般，弄得毫無主意。足足坐到天明。正是：天台路近，忽起橫漢風波；琴水舟來，幸遇知心故舊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